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魏世家第十四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交付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

辰說：周之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

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

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

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

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

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為大夫。卜偃曰：魏

日：晉掌十，大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

印書文  
茅坤曰：佐晉文之伯者魏武子也。佐晉悼之伯者魏絳也。及魏侯則浸疎乎賢君矣。然師事于子夏及敗于木子，彼與吳起輩何異？故事業既闕，已而魏不待任國，言而魏隨以亡，悲夫！



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上事晉，遇

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

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

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

傳：武子名犇，系本云：畢萬生其季，其季生武。魏武

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

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

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

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莊子

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

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

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

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

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

干亂行，魏絳修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悼公怒曰：

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

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

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

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

曰：安邑在絳州夏縣。魏絳卒，諡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

安邑故城是。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

曰：系本云：獻子名荼，茶莊。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

柳宗元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計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功吾所以不少  
進于此者吾未  
見以智驕我者  
也若得以智驕  
我者豈不及古  
之人乎

田汝成曰卜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在  
魏文侯時風致不  
同孔子之學行于  
世者僅有此耳

王維楨曰魏在  
春秋為小國秦視  
滅魏若搏豚鼠耳  
然竟文侯之身不  
敢兵魏者則段干  
木在焉文侯嘗欲  
相干木矣干木不  
肯也乃日造館而  
請事焉秦將攻魏  
諫者曰夫魏不可  
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  
以加兵乎秦遂輟  
兵不行夫不就祿

位非繁乎跌坐高  
談令所居之邦不  
危非才乎故曰干  
木石隱

淮南子云西門  
豹治鄴廉元積粟  
府無儲錢庫无甲  
兵官无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  
子能道則可不能  
將如誅於子西門  
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伯主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伯  
王者也臣故積積  
於民君以為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一  
鼓甲兵粟米可立  
具也於是乃升城  
鼓之一鼓民被甲  
括矢操兵弩而出  
再鼓負糞棄而至  
文侯曰罷西門

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二十二  
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  
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

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  
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  
索隱曰瑩音乙  
耕反擊武侯名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

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臥反文侯軾干木間

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

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

干木賢者也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又請為相不肯後甲巳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

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

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

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

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

則上卿至既受吾賞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

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

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

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

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

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二子何如李克對曰

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

魏世家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後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陳沂曰惟李克再述對文侯之言意完而文自鄭重

按定相雖有五然克之所以語文侯與文侯之所以得於克只達視其所舉一

按新序云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過于桓公也以相則曰成與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

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由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駟案地。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類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注。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十五年。齊伐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陰。秦徐氏云。今之。華陰是其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

地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

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

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

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垣縣有王屋

山。故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垣縣有王屋

魏王垣也。在絳州垣。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

縣西北二十里也。九年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澮於澮水之

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

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

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

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

故云趙。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

北蘭也。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

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正義曰：公孫

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

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中自趙入韓。謂韓懿

侯曰：索隱曰：懿侯之子。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

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

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除。魏瑩

及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

增王世貞曰：春秋之罪莫楚也。不以夷故以王也。如秉禮而翼周者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浮夷者也。



按為趙一本作  
圍皆不解疑有  
誤

楊慎曰書韓趙伐  
魏既叙其事而斷  
論于後左氏法也

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

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

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

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

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

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殆國不分者二家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

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二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

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啓有五觀註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內之地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

南十七里也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

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

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

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

年代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隊有聲十四

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

宋相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

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

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

齊世家已平水 卷四十四 魏世家 七



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

反括地志云桐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

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二十年歸趙邯鄲西南至夏會等州桐音固

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二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

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

大臣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也

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三十年魏伐趙

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

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

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

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駟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

義曰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

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

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賢不益為王若戰

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

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正義曰啜

之入反冀勸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

其御曰將出而還與非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

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

鮑彪曰此申生伐臯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弗忍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按國策謂彼利太子之攻戰而欲滿其意者眾

戰國策曰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



寡人之警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達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平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火而合其關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楚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

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楊慎曰此段約孟子子之文則拙矣

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按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連是也。然言三十一。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

於是徙治大梁

徐廣曰。今浚儀。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

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

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

平阿南。駟案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

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

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

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

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

魏世家



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

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

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

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二五年秦

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

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

也。曲沃故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

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六年

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

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

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魏伐楚敗之。陘

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

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

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立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

自華州鄭縣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

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秦。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

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隰州隰川

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

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十

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

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十

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

按京房易傳云：女子化為丈夫，茲為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凶，一曰男化為女，官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



曹女周世寧八歲  
漸化為男至十八  
遂能御女寧康初  
江陵女唐氏劉聰  
時內史女人唐光  
啓二年鄱縣女子  
宋乾道三年永州  
袁氏女慶元三年  
袁州黃念四女括  
吳志廣州蕭氏女  
大娘子並化為男  
大夫化為女子者  
華陽國志武都丈  
夫化為女子蜀王  
寵之至亡國漢哀  
帝建平中豫章男  
子化為女嫁人生  
二子建安七年越  
雋男子劉曜時武  
功男子蘇撫陝男  
子伍長平並化為  
女洪景盧謂為釋  
証南渡後有之不  
為災矣并記于此

按如耳之罷魏  
兵即蒯通說武  
信君侯范令之  
故術也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

世以為一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

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

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

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二年又稱後元一十

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

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

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

以襄王之年包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

哀王之代耳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魏楚趙燕

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

陽縣東南二十五里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

沃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秦昭王弟○秦廣曰

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

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

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八里今名西武亭○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

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擊齊虜贅子於

濮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八年翟章伐衛

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請罷魏

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

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

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

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約斬

閼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

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王也今衛已

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

衛正義曰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

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

魏世家



攻衛驛衛不以王為王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

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

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昭奚恤

也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

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

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

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

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

余有丁曰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索隱解誤

楊慎曰先假為說梁王之詞倫載而于其說梁王也則但口以與告之與省文也與前李克對看橫之文異



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

秦會臨晉。秦子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河渭絕。

日，二十二年，秦復子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一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

萬。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智詐見重於魏。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

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

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南郡城也。十

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

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圍。安釐王元

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子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徐廣曰：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

按國策芒卯詐以鄭事趙，令閉關絕秦趙大惡。趙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鮑彪曰：以馮亭上黨之事也。惠文失

之于魏，遂成失之于韓。雖所喪敗有，多寡之蓋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按蘇代戰國策作孫臣。



璽者段于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與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丘，又作邢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丘，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鄆，十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鄆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鄆。秦昭王謂丘，漢興為新鄆。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王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

楊慎曰：兩无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王維楨曰：引知氏首末以悟秦王，敘述委切，警動人心。

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



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

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

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

丈。望之極為奇觀矣。魏相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

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

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

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

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

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

而遣之。唐睢到。人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

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

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

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

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

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

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

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

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

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茅坤曰：唐睢之說中情事。

按戰國策范痤獻書魏王曰：夫殺无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



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也。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云。

按淫言襲趙之欲此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是以信陵言于王而免之。按无忌戰國策作朱已。

吳寬曰信陵君說魏王无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可謂先覺之賢者矣。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

真德秀曰此書于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夾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楊慎曰伐韓益近秦患一篇主意。

呂祖謙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

按何也以下指次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

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座

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

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

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

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

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

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

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

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

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

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

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

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王以為

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

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

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



增許應元曰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機會

增黃洪憲曰又字變化

按秦固有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增表黃曰秦竟用此策而梁果亡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入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信陵之先

鄴朝歌絕漳金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敵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

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

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鄢縣冥音貢○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

道涉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

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括地志云石城山在

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

有石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酈指此山也呂氏春

秋云九塞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致戰國策見作致軍

此其一也言致軍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

糧難也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

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左字○正義

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

鄆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

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正南與楚兵決於陳郊

面向東皆身之右定無左字也

秦又不敵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

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夫韓亡之後兵出之

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

丘在平臯○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

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

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

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括地志云平

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城堽津以臨

增表黃曰秦竟用此策而梁果亡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入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信陵之先

俱屬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成臯滎陽亦屬鄭垣

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



見如此惜王不用  
耳  
按安陵魏人不  
欲攻韓與群臣  
異故惡之

按誅國策作誅

余有丁曰周紀註  
南國江漢之間又  
曰南陽也詳以時  
屬韓

董份曰氣勢激盪  
按異日以下追  
論韓未亡而魏  
且困於秦兵如  
此

按從林鄉軍言  
自秦伐林鄉以  
來以至于今也

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決澆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

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陽陵縣西北十五里

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

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代之重

非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正義

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

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

陽昆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隨安陵

舞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聲使去聲

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

以東臨許必危矣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有許地魏國可無害

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

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

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

二十四君為楚所滅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

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

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

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有河山以關之

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

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徐廣曰林鄉

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葉林在大

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秦七攻

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魏五入圍中徐廣曰作城也索隱曰圍即圃

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邊城盡拔

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數曰圃田也

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

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

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立魏臺邑

名正義曰隨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宛

魏世家



句縣西北六十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

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即

兵歷取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

平須，所以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

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

北同華銀綬，魏地也。大縣數十。徐廣曰：名都數百，徐

州以東至懷衛也。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

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

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

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

云欲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

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

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王速受楚趙之約，

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

受楚趙之從，趙楚挾持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

地，韓必效之，勝於與秦伐韓，又與秦隣之禍殃也。

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

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

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甯。徐廣曰：朝歌有甯

按異日以下直說韓則魏受秦之禍必烈

楊慎曰：撓之以講謂以求地摘撓之

按鴈行言以次進詳韓世家按是故以下繼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



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屬又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又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之道使韓上黨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得直路而行也二十里時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

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

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

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故不若賢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

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

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

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

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

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

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

魏世家



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劉知幾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以為論成敗者當以入事為主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口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二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楊于就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疆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既無功卯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凌雅 隆輯校 溫陵李光 縉增補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

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

今地名云：韓武子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

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

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

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

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

萬是曲沃相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

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相叔已

下嘉吾子之賜，亦言相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

茅坤曰：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无可覽睹處。

註原上一本有韓字

伯簡簡生與，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

與生獻子厥

伯簡簡生與

從封姓為韓氏



陸溪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邵寶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而必待病且卜神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嘗謂嬰也作也費九地厥也雷九天整非庸不起雷非時不鳴深哉乎機非時者不足以及此

按此四家相傳俱言代至為侯時則曰法按此數語凡六七見

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

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

令亾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

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

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

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晉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

在濟州平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

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

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

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

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

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

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

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

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相子共敗

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

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

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

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



按風俗通云韓厥因下者之錄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

光緒曰按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申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孟曰子皆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

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

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蔚州縣也此時屬魏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

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澮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

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八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

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收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

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澮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

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八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

曾丁巳平木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三 參水宿 歲



大說夫揣摩之術亦施之於君太史公所謂修術行道此可窺其際云  
按昭侯不出門急則于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宜曰能以入事驗天心智哉

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

害然。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

門。屈宜白曰：許慎曰：屈宜白，昭侯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

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徐廣

曰：時衰耗，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豐次威侯立，

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

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

王之年。文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

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

可考。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也。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

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

八年，是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

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

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

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

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

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

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

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

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



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一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

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傲亦同。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

講亦謀議與。購亦謀議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

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

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

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

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

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

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

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

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

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

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

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

索隱曰：徇，從也。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西之秦。

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

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

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

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

按考要云：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為雁行，而強秦敵其後。義與此同。皆戰國

鮑彪曰：一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於其言，感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豈不名教我，如之何。弗聽也。



按戰國策云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會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夫計於韓朋也

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

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

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

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

一年。徐廣曰：周王報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敗楚將

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

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

王。徐廣曰：一云周報王六年韓襄哀王二年，襄王張儀死，報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

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

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

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

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

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

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與秦伐

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

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

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

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

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

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

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柝白也。韓必起兵以

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

按戰國策作幾瑟



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

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

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

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

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煮棗，皆與史記年

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

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

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

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

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

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

出峽關，俱統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

遲緩，近不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

不合於楚矣。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

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

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

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

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

策作勁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

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

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

按施猶設也。張設救韓之功。于三川天子之都而歸咸陽。

按實類有約，疑秦楚約攻韓也。

韓世家 卷之五十五 留侯世家



按先身後儀言  
欲秦之救也而  
不飲其勁韓也  
鮑彪曰先已所見  
後儀之故智徐註  
以為儀在之日而  
云非也

按此言雖合齊  
楚圍國事耳秦  
無辭怨之

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得秦官之印壘收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

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公不如亟以

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

也正義曰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

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其

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

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殺以救韓

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

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

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

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

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注徐廣云楚

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

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

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

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

公仲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

耳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

姓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

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立是襄王

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

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

按此言楚不主  
蟣虱則必入質  
以此上之

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正義曰為于偽反後同質子蟣虱

蘇代合半戎為韓求蟣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

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

聽入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

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重明脫

不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虱也則公叔伯嬰知

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  
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文為秦



按此韓皆指公叔伯嬰為言

茅坤曰時從人已散魏齊及韓何以有此

西周一本作兩周

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今平戎教秦於楚索楚不聽

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

以圍楚楚必尊重重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

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

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

來正義曰蘇代為韓立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

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

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

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

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正義曰此武遂及上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

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二十一年使暴載救魏正義

韓將姓名日戴音捐為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

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一里韓告急於

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一作筮

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

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

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

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

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

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相

按陳筮將變而佗從之語所以激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

正義曰：涇音刑。秦拔涇城於汾水之旁。涇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十年

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我上黨郡

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

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

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二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

我城皐榮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

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

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

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韓

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

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

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

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

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韓之先，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

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

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入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獲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

司馬光曰：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而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死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

劉辰翁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晉而能向趙魏有十餘世者，以其有成義之陰德也。成程嬰之義，句重二人之義，精貫天地矣。



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岩波滿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吳興凌雅 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 增補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

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諡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完生周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

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上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

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

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湑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

十九年被殺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

茅坤曰予覽田齊世家太史公奇其懿仲之上也然觀田常宿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卒有七十餘男而田氏之宗亂矣又曰威王強齊處可觀潛王雖以驕亡而若王后之入也母子蔽于秦之購而國以四十年不被兵而秦且併天下矣

博素黃曰太史公以姜齊作一世家同齊別作一世家最有特見蓋前姜後田不可混而為一也綱目書初命晉大夫為諸侯而



下不書晉亡書田齊和求為諸侯而便不及太史公

卒厲公兄鮑立是為相公相公與佗異母及相公病蔡人為佗殺相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相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相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相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齊懿仲欲妻完上之占曰是謂鳳凰若將作大匠

按大事記云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

陳字一本作陳氏註同

于蜚和鳴銚銚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立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相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田米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湑孟莊徐廣曰一作芷○索隱曰系本作閩孟克芷昌改反田湑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相子無宇田相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

晉丁巳平木 卷四十一 田敬仲完世家 一 參天官表



王維楨曰田釐子乞陰行私惠以收民心其意豈難知哉

茅坤曰以晏嬰之賢又得君之專而景公賢君也卒不能損田氏之權此可見天心所移人未如之何也已

子乞正義曰釐音信也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夏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

王維楨曰偽給二字下得稱情

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



王維楨曰先下偽給二字復下一誣字字法變換

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其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駟案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也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

王維楨曰按史通云田常見在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修釐于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媼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媼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索隱曰御官陳氏也田監不可逆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之族田監不可逆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父賈逵云即人太史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

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



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

怒恐誅將出口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

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于我于我率其徒攻

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于我及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

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簡公曰蚤從

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

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

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

公懼諸侯其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

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

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

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

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徐廣曰安平在北海

處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

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

九里古紀國之鄆邑青州即北海郡也瑯邪沂州

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

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

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

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

王維楨曰以刑罰自任者德已布而又欲施威以制之也余有丁曰昔布私恩所以結人心今專刑罰所以籠威權也

茅坤曰田常沒齊而田氏之宗先亂矣



茅坤曰繁其枝固其黨與四世而後滅姜齊而田齊因以立

然哉言其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

音許既反相齊常諡為成子由襄子既相齊宣公

三晉殺知伯分其地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襄子使其兄弟

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

在魏州寇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明年伐魯葛及

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

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陽陵故城在許州陽陵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

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

不得錄也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

之滅祗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刻即有十田

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田

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

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明年宣公與鄭

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貫古國名衛

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宣公

五十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

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

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土代反最音祖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

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

按田和乃號田太公



黃震曰按田乞田常皆以大斗予小斗以愚齊民以結其心再世弑逆專其國政而陰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為田氏有久矣

歸有光曰或是一事而傳聞不同戰國策又作閔王燕會事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

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

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立誤求

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

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

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

和卒徐廣曰伐子相公午立五年田侯午生二十

二年田侯列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

而兼齊是為相侯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與此系家不同也

於齊齊相公召大臣而謀曰索隱曰大臣謂驪忌

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驪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記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驪

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

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不

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

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相公曰善乃陰

告韓使者而遷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

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

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

趙世家立云伐齊六年救衛相公卒索隱曰紀年

至桑丘皆是易州則相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

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二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

按戰國策云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乎會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



賜我也王曰善  
乃許韓使者而  
還之韓自以得  
交于齊遂與秦  
戰楚趙果遽起  
兵而救韓齊因  
起兵攻燕三十  
日而舉燕國

按此欲言齊威  
中興先以初不  
治起案

楊循吉曰齊威之  
伯不在阿即墨之  
斷而在毀譽者之  
刑

按考要云譽阿  
大夫者乃倭臣  
周破胡也列女  
傳曰威王即位  
諸侯並侵之其  
倭臣周破胡專  
權擅勢嫉賢如  
能即墨大夫賢  
而毀之阿大夫  
不肯反日譽之

虞姬謂王曰破  
胡諛譏之倭臣  
也不可不退于  
是封即墨大夫  
烹阿大夫及破  
胡并烹之

時屬齊三晉因魯伐之韓魏趙三年三晉滅晉後

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

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正義曰括地志云

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

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

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鉅平

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

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

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

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

即墨字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

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

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

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

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

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

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

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

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



楊循吉曰再述而不煩重言而不殺文之委婉鄭重處也

增陳懿典曰按淮南云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謂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膝不取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禮記書樂以備禮樂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而非所以為治猶子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為中也可與騶忌子之說相發明  
茅坤曰髡之善為諷忌之善為悟兩奇也

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  
攬之深醜之愉者徐曰以爪持也攬音已足反愉一作舒索政令也  
隱曰醜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

是以前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茲濁以春溫者君也小茲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

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

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

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

全昌失全全亾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

無失則身名獲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

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

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稀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騶忌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

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

以為合也徐廣曰幹一作乾然而不能得合疏罅索隱曰

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則析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繁中是



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罇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踈罇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

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

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

必封不久矣。騶案：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謁騶忌，

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訓而去，騶忌之禮謁，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賢其立斷也。所以尚騶者，為其正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毫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

敏人之美材也。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

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其說不同，所以異也。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

及種首皆臣名，事悉具戰國策。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邾、莒、宋、魯之比。吾臣有

傳寶之大者，若夫

茅坤曰：覽威王之論寶，其識遠矣，所以能伯。

楊維禎曰：齊威王寶四臣之論，似矣而未盡也。當時盡不曰：豈特四臣之寶已哉？懼齊人之能而詐也。寶之以信，對而蕩也。寶之以禮，刻而殘也。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此又寡人傳寶之大者，若夫



王之照二乘吾懼不照大王八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惠王聞之且將慚懼投珠於汾水矣何敢言實

按此起叙與相公五年韓求救同觀

歸有光曰其後二字疑有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 十一 修齊舍齊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日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

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

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

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

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

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

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三十二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

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

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

字或如紀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

不令人操千金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二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

田敬仲完世家 十一 修齊舍齊



出因令人捕為之上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索隱曰按

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

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其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

太康地紀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

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

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

按此起叙與相公韓求救威王趙求救同觀

茅坤曰孫臏之謀巧于借魏脅韓而因以自為功矣

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巧對云蚤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

索隱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

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淡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

之使者而遷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脫孫子為師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宣王二年殺其將龐

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鄒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



日表云云二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

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不能詳考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

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聾齊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按七畧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之語曰天口駢

茅坤曰孟軻氏且細而不用宣王所好者聲名耳而非其實也

揚慎曰按穀梁傳云稷下稷即側也稷字又作稷鄭志

張逸問曰我先師稷下生何人也答曰齊田氏時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稷下生元常人也真德秀曰墨翟禽滑其一也宋鉞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也莊周惠施其四也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



茅坤曰蘇代此論以韓魏齊楚秦五國為掌上之丸

猶勝也言不勝其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拔故聽齊拔之耳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

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乘屈丐之弊

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

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二國實代三川而歸索隱曰三

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

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

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

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秦韓之王劫於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

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



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

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

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

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徐廣曰時子孟嘗君為相至函谷

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

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三

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

齊見於章華東門駟案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

一門非邪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間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

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徇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

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

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

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

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

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

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

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

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

鮑彪曰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

凌約言曰備問答而又總其言意文有啓閉

按倍背同質損同奔也



之陽地危。駟案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有濟西

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有淮、北、楚之

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國，有陶、平、陸、梁、門不

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平陸，帝而貸之以伐

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焚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

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新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

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

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

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

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

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

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

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中國白頭

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

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

策作：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

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

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

按戰國策開作  
啓貸作貳

按禮言以此求  
事秦

按戰國策議作  
徇何亦圖也







大榮也不得道  
以持之則大危  
也大累也有之  
不如無之及其  
敗也索為匹夫  
不可得也齊潛  
宋獻是也

茅坤曰周子之言  
甚確論也惜乎君  
王后深入秦人之  
購卒不救趙而下

系秦做趙于長平  
四十餘萬公年王  
建朝秦公年秦滅  
公國而公年秦廢  
齊王建遷之共松  
相之歌于今猶可  
景歎而太息也悲  
夫

按六國獨齊後  
亡故于齊總論  
興亡大勢有感  
楊慎曰敘事畢又  
原其所以然以始  
字發之本王建之  
所以亡也  
具師道曰秦遠交  
齊而善之故齊事  
秦謹不悞其計也  
與諸侯信此恐未

古言言言不  
卷四  
十一  
何來論

蘇東十九里  
古紀之鄭邑  
十四年秦擊我剛壽  
十九年襄王卒  
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  
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  
齊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  
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  
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  
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  
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也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  
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

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  
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  
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覺殺軻明年  
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  
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獲王喜四  
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  
滅齊為郡天下宣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  
齊斷案  
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  
夜攻三晉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

曾丁  
已平水  
田敬仲完世家  
八  
參



然史稱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不受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信安得不助五國乎

許相卿曰此為上齊王聽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之且所以著勝之不臣而疾建之不聽也

司馬光曰齊為三晉楚之根柢三晉楚為齊之藩蔽秦雖強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裡相鈞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以言而齊為虜理勢然也

增趙恒曰始君王后賢云云至齊建用客之不詳也史斷齊之所以亡太

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云云兆祥云贊齊之所以興直管至田敬仲生而周太史與懿仲之下云然以其與歸之天命也故曰非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知其所以興則知其所以亡矣二段合為一看

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云云兆祥云贊齊之所以興直管至田敬仲生而周太史與懿仲之下云然以其與歸之天命也故曰非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知其所以興則知其所以亡矣二段合為一看

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其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任建共者客耶

徐廣曰戰國策云秦處建於其松栢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

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

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上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

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專齊國之政非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羈旅終焉鳳皇物莫兩盛代五其昌二君比犯三晉爭疆和始擅命威遂稱王濟急燕趙弟列康莊秦假東帝莒立法章王建失國松栢蒼蒼

蘇子古史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從約不能期年以壞眾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支者彼韓魏趙楚與秦壤地相接雖欲勉強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如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急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潛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僥倖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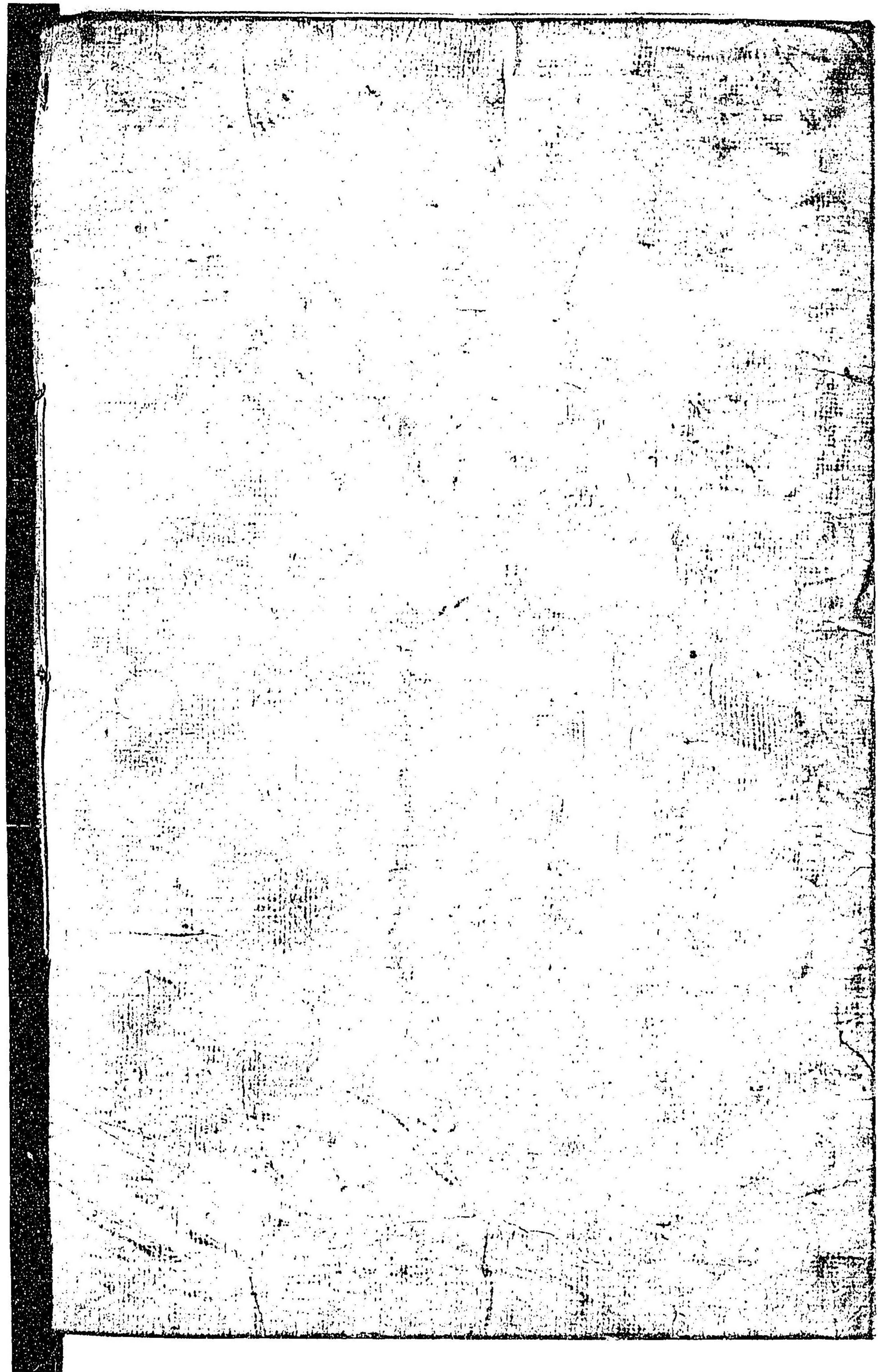
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  
 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  
 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  
 兵至趙王遷信讓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  
 以廢信陵韓王安制于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  
 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  
 矣而况秦乘其弊乎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小幡利貴







3

大日本教育會藏書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冊	號	架	函

第三頁函號

大日本教育會藏書